

石

匱

書

石廬書卷第三十

明 鈞南張 岱著

刑名志總論

夫刑何自起哉昔越王欲謀復吳范蠡進善射者陳
音越王請音而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對曰臣
聞弩生於弓：生於彈：起於古之孝子不忍見其
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歌曰斷竹續竹飛
土逐穴古南字絲足而知古之用兵用刑者皆本於

仁人孝子忠臣良將欲用以衛君長衛父母妻子衛
蒼生衛良民不使夷狄禽獸得以戕賊之暴虐之故
兵刑之所繇作也五刑既具五兵輔之是以大刑用
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鑕鑿薄刑用
鞭朴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推其本意原欲
以詰諸暴慢使民日遷善馴致於化成俗美而刑期
無刑斯已矣蘓文忠曰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
草木威怒雖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

母之譴于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繇是言之刑
而可赦則聖人原欲以生人而不欲以殺人刑而不
可赦則聖人名雖殺一人而定欲以生天下之百千
萬人蓋聖人之用心也仁厚故其用刑也精詳曾子
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不喜則聽獄者固不可不得
其情尤不可得其情而用以自喜王制曰刑者例也
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歐陽文忠
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也與我無憾

然後世無冤民無桀後世之用刑用赦皆不得其當而生殺不明天下大亂循至宋元廢弛已極哉

高皇帝旭日方升與民更始意在獨攬乾綱五刑並用臣下奉行惟謹未免矯枉過偏貪賊至十六兩以上者剥皮揔草以此為準後世之貪官污吏雖日剥一皮不足抵罪則何以繩尺後世乎故 高皇帝在

日即命太孫叅決機務多以寬大濟其嚴毅常讀律見中有苛條請得改正 高帝許之太孫徧攷禮經

參之歷朝刑法改定七十三條 高帝閱之大喜曰
吾當亂世刑宜重汝當平世刑當輕所謂刑罰世輕
世重也汝後用刑宜準此有常州陳理以子弑父案
命太孫處分太孫鞠得其情理父患火症庸醫鑿誤授
附子暴卒繼母欲殺其子力証成獄：讞拘隣里婢
僕及原鑿訊之輸服 高帝大驚曰有是哉刑不可
不慎也太孫不獨仁而且明又有盜七人太孫一見
即疑首盜非真訊之果係主人子獨出田庄為佃客

所累宜免 高帝覆訊得寔問太孫曰汝何以知其
非盜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為先尚書亦稱惟顏有稽
適見其人面目間靜聽視端詳寔非盜也 高帝嘆
曰決獄者不可不讀書遂於是年禁黥宮腓剝之刑
戒子孫朝文武百官有請復肉刑者全家處斬後自
建文繼統悉減苛條故我明三百年來並無酷吏欲
如漢之蒼鷹乳虎搏擊為威者曾不一見則我明之
深仁厚德蓋亦去漢遠甚矣

夏商周之盛其先皆已得民數世乃始踐天子之位
行禮樂之事民知先王之德之厚而無爭心治古之
人亦頗愿朴侗易以任使故德教可以漸仁義可以
孚後世皆自艸昧間與英雄角而勝之前世之穢濁
勢泯昧聾於耳目爭心未忘雖有上聖之德民尚疑
不信是以聰明神武之君寧使敬而不愛威而不德
夫輕颺涼颺易以中人溺流頽波易以溺人肥肉厚
酒易以死人故夫使之敬象威我者正所愛彼德彼

嗚呼其亦三代之衰乎曰以揀吾世也元以北虜謬
居閭位墮先王之教儼中華之士正官長吏皆用胡
人戎翟之性冒沒貪僂無以言語文字不晰不通一
切政事倚辦吏胥滋奸叢蠹貨賄公行腥羶穢著貪
墨之風不耻於大僚顯采而奸頑之民亦往。羯羗
驅羆閭巷間 高皇帝本淮右布衣幼苦孤貧長遭
兵亂年二十四委身行伍者三年繼而收攬英俊竝
驅羆雄心焦思慮防微近二十載用能剪除強敵

統一海宇所以人之情偽無不盡知自平武昌以來
即與群臣議定律令損益更改不計數遍即位之初
首頒大明令一百四十五條於天下次為直解使愚
民盡知蓋疎節濶目欲以簡以嚴與天下共期無刑
之化而物態多端律文不載比例繁多奸吏因得出
入乃命儒臣四人與刑部官日講唐律寫二十條取
進止至洪武六年命刑部尚書劉惟謙重定每成一
篇輒以奏聞帝捐西廡之壁而親裁之明年律成

篇首準於唐律條合六百有六可謂詳矣而貪墨之
吏奸頑之民尚未格心 帝乃大召天下耆德高年
之人禮於有司使得執貪吏擒奸民面奏其寔者加
非常之誅於是有所抽筋指則足斷手刑贖鈎腸去
勢以正大慙府州衛所右解左廟名曰皮場吏受賕
至六十金者引入場中梟首剥皮更代之官設皮坐
之造清淮樓令校尉下瞰城內有吹彈踴躍賭博亡
作務者捕置樓中僅許水飲游手逋賦之僧欲地埋

軀以行銚頭之會其他從邊寔都壑田築城自贖罪
者不可勝計於是揭著文武臣民罪由布於天下而
大誥之篇出矣所以人心惴凜吏畏民馴其時徵辟
之士有司督趣如捕罪囚仕於朝者多詐死佯狂求
解職事自非剛敏博達之士溫恭安畏之臣烏能勝
其任而過合乎然原高帝之意皆以單元人姑息
之政洗故俗汚染之非為訓於後王故其祖訓首
章特戒守戒之君黜刺腓剗蘭割之刑永不可用臣

下不匡者磔身誅其家誠恐嗣君宮生內長人情真
偽善惡未必灼然亡疑一時不當誤傷良善也蓋其
末年更定吏戶禮兵刑工分為六類析十二篇為二
十九約六百六條為四百六十異日權宜法外之刑
蕩滌滯除與天下更始矣是以高皇帝雖昭威顯
辟誅殺大張而天命永眷人心不移延及建文餘教
未衰二三頑士投火愈烈擠淵彌厲若自附於不貳
有終之臣天地神靈知高皇帝無淫威之意海內

臣民諒其有德愛之寔也列聖相承克遵成憲若成
祖仁宣二宗命刑之意尤為諄切至孝宗十三年世
宗二十九年及三十四年重加修增合三百八十五
條斟酌損益已大脩神宗皇帝復以萬曆十一
年命刑部尚書潘季馴舒化先後參酌往時未盡可
變通者二年成書奏御之日命纂入會典是又一朝
之故不刊之寔也今原高皇帝所以教民齊俗之
心略舉其意次其先後亦播伯夷之迪者有所考焉

惟洪武元年 皇帝頒大明令于天下曰朕惟律令
帝王治天下之法也令教于先律齊于後古者至簡
後世漸以繁多甚有不能通其義是啓吏奸而陷民
法朕甚閔之今所定律令爰繁就簡直言其事庶人
人易知其難犯書不云乎刑期無刑惟爾臣庶體予
至意六年大明律成頒行天下維十八年十月朔
皇帝大誥于文臣曰朕聞叢古君臣當天下大任閔
生民塗炭立綱陳紀昭示天下為民造福同心同氣

感監后土皇天斯逖遐久育民功猶如見昔者元處
華宴寔非華宴之儀九十三年華風淪沒彝道傾頽
學士專獵于經書持心操節不格于神人愆深曠海
罪重巍山當犯之期弃市之屍未移毋有格于非心
嗚呼斯朕無良亦惟染于夷風朕令大誥天下諸司
其有墨于貨酷虐于朕民朕罪窮于原惟世世守行
帝若曰昔人臣得與君同遊者其竭忠成全其君飲
食夢寐未嘗忘其政惟務為民造福拾君之失擇君

之過補君之缺顯祖宗於地下歡父母於生前榮妻
子於當時身名流芳千萬載不磨粵若漢晉唐宋有
賢人臣脩職惟躬不倚于吏亦惟食天之祿安知磐
石元主我中國風俗不同文墨不通諸務以吏為原
朕今所任人往口襲前非政由吏嗚呼昔我中國先
王國運雖去其教不迷天命有德惟因于舊人以治
惟胡風迷于九十三年朕心竭言動弗化誨嗚呼艱
哉帝若曰或有忠臣在職數觀首領官吏有賢人用

其賢又薦諸社稷不蔽曰惟古聖臣常帝若曰朕命
諸司往于官朕諭及數勿陷于身家今天下有司酷
害民無端政由吏為吏變為奸惟墨事覺身居于禁
不能挾其貨或有干他人貪墨如集濤守俸如汲井
井不滿不竭毋若刑部尚書時增減請罪毋若陝西
官廉良歛于民毋若山西官賢宣貪無厭毋若戶部
侍郎桓匿于賦毋若御史敏怙于終是皆殺有司務
在問民疾苦撫安良善罪治奸頑開州判汝霖刻民

抵贓梟戶部侍郎桓匿于賦株連天下以數萬朕一
麗于法非朕不分于玉石惟槩貪六部墨必布政司
賄則拘布政司至詰斯贓必自府拘府至詰斯贓必
自州拘州至詰斯贓必自縣拘縣至詰斯贓必自民
嗚呼君子見而政尤勤小人見而非用省凡我民毋
交于官毋賍于私毋賄于免罪不賄免罪皆杖徒流
罪賄免罪坐死皆凡我民毋匿於賦毋賄于有司有
代人輸賦匿賦為虛收重刑有以口舌說誘府州縣

鬻獄是致君子一時被其愚陷入于憲章重刑有有
司之吏用賄脫罪人重刑帝若曰朕命諸司往于官
助朕福朕民賢稱名不朽去後僇人如朕諭朕擒奸
貪獲無道置之刑或流竄或徒役皆杖死者且已生
者飾是非謾朋友誑鄉曲乃曰予無罪惟刑暴嗚呼
惡人犯罪善者過誤遭刑有畏傷肌膚者有畏死者
賄于官吏官吏乃不畏傷肌膚乃不畏死且悔則
終不獲生嗚呼惟斯迷非民獻君子不得免嗚呼竟

斯滋無難惟元季羣雄並爭子女玉帛孰不先良騎
美服孰不上酣歌作樂孰不快生離人父母妻子孰
不為朕何不能惟不敢軍中十有四年未嘗妄將一
嬖女惟征武昌怒友諒妾其妾朕旋自疑不審色與
豪智人監朕過朕不敢亦惟監於敢人朝興暮敗終
不同其愚帝若曰布政司府州縣官吏若非朝廷號
令巧取財害民者境內耆宿老人奏有清廉直幹撫
民得遂生者境內耆宿老人奏有若廉能官吏被不

才官更排陷不能明其公心境內耆宿老人奏嗚呼
若欲盡除民禍患無若耆宿年高有德人或百人或
五六十人或三五百人或十餘人歲終具境內官吏
善惡奏嗚呼耆民智人做於朕言天下即歲其平章
朕一時難知惟助朕惟茲耆民人而奏于京者關毋
辟帝若曰嗚呼府官州官縣官府吏州吏縣吏一切
諸司員人厥初寔齊民未有不良人為官為吏乃為
不良人乃至刑不治尔父母妻子曷不用大諫毋禍

予而家嗚呼風俗民未美未日月朕不責有司刑名
失出失入惟神智有短長朕不責有司賦不足惟民
頑朕不責有司朕責有司惟墨淪風惟賄不蔽罪惟
盜虐出賦嗚呼朕言過再惟監于皇天嗚呼朕出足
誥已戶有予誥若犯罪減一等無加一等維十九
年三月望日皇帝再誥于臣民曰上古好閒無功造
禍害民者少蓋謂九州之田皆係於公法井以給民
驗丁以授田農無曠夫矣所以造食者多閒食者少

井間之間士農工技受田之日驗能准業各有成效
士農工技知稼穡之艱難所以農盡力於畝畝士為
政以仁枝藝專業無敢妄謬維時商出於農實於農
隙四業題名專務以三獨尚不專易於農隙此先王
之教精則野無曠夫矣朕不才不能申明我中國先
王舊章愚夫愚婦效習夷風氓亂我彝倫攸叙是致
壽非壽富非富康寧不自如好德鮮矣考終命寡聞
本古五刑而不治雖出五刑以誅之亦何懼焉朕皇

皇宥晝思治窮源無乃曠夫多刁詐廣致有五福不
臻凶災迭至殃吾民今朕復出是詔大播于寰中帝
曰今再誥臣民之家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非朕言惟申明先王舊章吉哉
不如朕言用集戒三而五至於七不悛高年英豪擒
治于有司有司不受其在于律條帝若曰自造邦官
墨不終于考亦惟吏卒聞人不務生浸潤說誘求生
於害民怨動天朕聞不遑處復誥與民約不從五

刑脩坐於家身民互知丁五知務業某民丁旣受農
旣受士幾受工旣受商幾已成士師未成士非社
學則縣學則州府學以知士丁朝暮作息不出里以
知農丁遠行符引目近則隣里知其方巨歸遲微端
疾以知工丁巨徵重輕遠通水陸明於引隣里知所
向以知商丁朕茲願民壽若恣肆冗雜民不得其死
乃不壽惟朕罪誥出民驗丁市村舍客辨驗引目引
目合辨重輕巨徵貴賤毋有不倫託業以它為無物

繫引目故者引目未故無物繫者坊廂村店捉治以
遊食重殺輕則黥以竄若不捉上於他人主家隣里
坐茲誥出速務生里隣告其父母妻子不務生拘之
有司有司不受執之京母聞上為盜聞為吏聞為隸
惟聞害犯之日里隣罪帝若曰惟古有司有大事非
高年耆宿不脩請決于公惟其德行多于聞有慈心
茲官不明于知人貪吏耆宿皆先小人苟壽於高年
堯吏患民惟我有司崇向有德人維有德人速出贊

襄朕有司禮維吏卒勿用良家子亦勿用市井民是
不知農艱乃害民戒之哉毋為民害良心發於父母
嘉言起於妻子善行詢於兄弟吏卒之家父母兄弟
妻子戒之哉帝若曰維茲吏隸持簿書有司榜告民
知其名額毋使在間人得假託害民凡呼我民遣牌
毋用隸三呼而不至乃用隸民至勿庸罪之姑庸詢
之恐民單夫隻妻為生而遠出或近妨于急如是非
民罪若庸罪有司虐無赦有司官吏濫設的當人管

幹人幹辦人出入市村虎狼吾民的當人管幹人幹
辦人及有司官吏族有布政及府州縣官皂隸下鄉
擾民殺有倉庫開填諸司官擅離職事為亂政殺有
糧長巧索諸納戶殺有逆教民為僧家則惟不知丁
殺官用典吏囚人主文身不知其本末盡殺帝若
曰曩古役于獄機秘而理焉闔獄情無露先王之治
獄也使盡其情內外憂之因體深遠外而父母妻子
不得而易見也內而囚心懸望欲語父母妻子不可

得而易聞也嗚呼良哉頓民之頑心迨日獲生歸妻
于諫父母兄長誠朋友勸皆訴獄之威發動其良心
是用囹圄空今茲典獄人迷于財獄情洩教因對獄
具顛倒人因驚生離死乃不懼犯者用相繼朕茲再
誥主典人惟畏法寔獄嗚呼民獻君子保因即保身
日無橫死身無禍殃善言安之寒暄之暑涼之飲食
節之疾病鑒之是謂機秘而理家其安身于其昌朕
茲重複誥民蒙于亂世多非罪死而多有罪非法死

嗚呼父母妻子親戚朋友惟誠典獄人于朕言陰陽
悖被于獄囚帝若曰嗚呼朕馭宇內望一二歲與民
曰治民不愍于凶朕設父母妻子心憂茲奸頑臣民
一曙失其身父母老無養妻弱子稚艱衣食歉歔感
傷於神人朕大刑于不念父母妻子人將傲心于念
父母妻子人乃朝殺暮犯朕觀刑尚懼乃未終半月
犯未終二十日犯則難教難禁朕心憂無已帝若曰
嗚呼惟好聞生事人假官府威虐吾在野民野民無

知將謂朕法苛孰知其假威行虐刑此之後人以為
君暴寬此之後法壞而網弛人以為君昏惟君艱哉
嗚呼民非奸非頑非愚去古遠矣為民之道迷由相
代之帝數教不精朕不能申古先哲王道所以多于
刑嗚呼人皆曰君養民朕觀於宮室服食器用皆民
供乃民養君申古先哲王舊章明五刑弼五教使民
知五常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守在四夷天下大安是
維君養民維十九年十二月望皇帝三詣于臣民曰

朕為臣民不善往：造罪淵深，脩施五刑，非一年矣。奸頑未嘗肯格于前心，害良民君子無間歲。朕才疎德薄，控馭之道竭矣。矢誥于臣民，良民君子欣然遵奉，惡人不黜于前非，乃疾覺良民君子知前誥之精微，一心欽遵，有所怙恃，乃與奸惡辨一發而擒，所以疾也。然無藉之徒，瞽不畏死，謾心無知，輕生易犯，上累朕刑，下滅身家，又非一二人。朕心不忍，乃續誥良民奉之如流，巨惡之徒尚不然，之中惡之徒欲悔不

及既已毒人盈于胸懷著于耳目矣然擒于善良朕
觀若是二誥良民君子坦然無憂伸於諸惡之上姦
頑屈於下則寔有益民朕茲復誥三敢有犯者此誥
治之嗚呼良民君子心言不在多兇頑不格心言亦
不在多帝若曰朕夙夜思民不敢康求永其身命朕
立言法政惟允不良臣民百壞法亂政亦百殺其身
惟自孽朕為上司輕虐所屬有政但檄告建昌知縣
顧等因之倚朕命以稽朕為官苦民禁有司人下鄉

頑民四等因之倚朕詒以拒是皆殺帝若曰嗚呼若
父母子孕動夫嬖喜免身得雄大喜雌亦喜子生百
日見或笑深中喜週踢擦旬旬時附物立喜冬防寒
夏防虫不時防水火進士監生本道等三百六十四
人不推鞠養情顯揚豐奉厥父母數履于殺身朕朝
夕訓于朝中儆于外吏予言如水人心如石盡喪父
母勞嗚呼隱哉朕為諸生多冲人學搢政宥復宥今
大愎不悛至三四朕不得大詒天下汝則志學舍聰

明盡做于前僚寧士若通政使蔡瑄左通政使茹瑋
戶部侍郎楊靖工部侍郎秦達恪職稱朕心予用使
其家不繇不役有司吏卒無登門祖父母伯叔父老
涉田園撫兒孫居市者恣所以鄰里不相欺冒其不
規舉乃不從朕命三犯四犯而殺身者三八二犯而
誹謗殺身又三八姑戴罪戕者三十八一犯戴罪者
三百二十八人嗚呼志人君子則將戒抑勸帝若曰
常州府同知復春自下鄉青州府知府希文征索臨

胸三縣物不出縣官惟民財初而違有司歷諸九
州用儉于有位帝若曰鎮江男子棟等十八人謗言
惑朕歸持官府短長虐良民棟里甲不擒養惡殃一
郡罰舉石城有費空其家有不能存有逝死嗚呼
曷不依誥擒惡受賞為良民帝若曰鎮江民茂寔飲
宿胡惟庸家領財中益捨朕生殺予奪主操奸臣誅
及出幼子前明州衛指揮賢私通惟庸劫倭泊故居
倭惟庸私使男子旺借兵私歸賢將輔人亂不寧

于默黎誅及出幼于貴溪縣儒士伯啟與其姪自斷
巨指異教非朕所化民衆蘇州人材叔閩人材謨舉
儒不赴官隱身為主文居裏中不用子君外君教誅
身沒其家帝若曰守邊軍士有闕土開疆功猶永成
于荒今坐盜黥刺軍于荒乃道止送軍人不畏受財
解縱亦不揣功幸于守邊軍士犯至二三款乃已溧
陽隸富教知縣臯貪壞法自挾勢持權民魯上章朕
遣人按治境內民士魯等十三戶通匿富持杖拒國

追輯人是皆梟首沒家凡三百七戶嗚呼同惡不除
身家其兩亡帝若曰朕稅民三十一游徼慶率子弟
暴徵商私磔子弟梟上元知縣貞茂鑒于前誅傲丁
民著業令不宣德于下殺帝若曰捨身僵兵息民開
彊賞不過二十萬文上賞不過十襲綺而安慶業戶
隆交通戶部侍郎易寢欺課鈔三萬九百九十四貫
隆等盡治死上元江寧民二等一十四人暗出邊湖
脅商為強僧枷至死遷家于化外吏部郎中煥揭籍

僉吏人故廣選丁力家五千餘先聲致民賂殺禮部
郎中色目人錫乾沒牲口官鈔員外郎巖時秉讀大
誥錫故匿其書使不知殺江西民和卿險庸代人訟
臬松陽民均育與民惟宗讐不自白告為惟宗名告
其兄飲章嫁禍人磔帝若曰朕不知于有司使境內
高年有德耆民奏膠州官達可長于官才新安官紀
建昌官頤恣貪有奸狀耆人同惡抵欺奏任為賢人
殺遷家于化外樂安知縣行私賄于朋友計毒上變

民添用匠工變情磔丹徒丞崇中應天府吏教等六
人受均工人贓五百七十五貫解經千二百六十五
人勇貪不畏死朕令斷指復事曰庶悔身尚及崇中
復匿先漏名別勾役騷動數百家梟御史志仁御史
士良理於淮與衛官獵飲作色荒誣善擾民容留里
長七等干請自富厚朕左右福買吉言磔御史哲御
史輝御史肅御史卓放終于刑獄廷辱於都御史徽
教因紹三告誣都御史徽受賂藥死證左人亡驗磔

糧長時傑等百六十八人攬賦買虛收朕命戶部清其
原時傑等見姦殺帝若曰茲前後三誥朕命臣民家
藏人誦為戒鑒不遵迂化外維二十年十二月皇帝
大誥于武臣曰維尔内外管軍官吏上壞朝廷法度
下苦小軍略不有哀念心厲虐不如其家畜如今軍
官衣食爵祿皆從軍身得茲小軍一似自鑿金一似
自倉粟一似自莊田茲軍官屬於小軍則非有人心
亦不如禽獸心若比于草木亦不如草木知春秋茲

總兵官守衛指揮千百戶鎮撫旗首屬於小軍則是
自破釜自露積不困倉自田荒不治茲不有天災必
有人禍茲灾禍應則有遲有疾我日二朝勸語不知
數若文若武少進多逆及犯之日多怨于君父加誹
謗用是大刑茲誹謗人亦有不誹謗甘受貶為軍或
二三年或六七年或十數年得召還無幾何時厲軍
甚前日我適于年我訓爾口乾氣不續尚不覺我訓
茲脩載于書家與一我言甚易知爾父母則教誡爾

有兄弟妻子輒生仁義心則將小軍所衣服所飲食
所居卑湫室念于心設身自處于小軍脩茲艱辛其
庸能受若不能受亦父母妻子兄弟其有不發仁慈
心相教誠我適于年多于閱歷脩嘗我曾為小軍脩
知于艱難茲此况費于言亦頑貪不畏以聽言若無
言今難教難化矧其能善後今家見于誥父母妻子
兄弟朋友苟不大勸誠發仁心亦有父母妻子兄弟
無一發仁心僉害人我已殺我言甚易知往質叙爾

復厲小軍即同於再犯難諉不見書不省于書言予
與爾造福除灾爾則不聽不信幼于童孫不記于朕
言犯之日脩詢幼于童孫于茲書不能舉其辭無長
幼罰維三十年五月皇帝又誥于天下曰朕有天下
倣古為治明禮以導民之律以繩頑行之已久奈何
犯者相繼由是出五刑酷法治之欲民畏不犯爰作
大誥示民使知趨避又有年矣然法在有司民不周
聞特勅六部都察院撮誥要略附載律中自茲以往

但依律誥二書議罪其他榜文禁例一切革去使中外臣民有所遵守于是大誥與律兼行于天下云凡刑五服以定之九族以齊之六親以別之五刑以用之七具以差之十惡以誅之六賍以等之八議以貸之五則以贖之斬哀三年齊衰三年杖期不杖期大功小功總麻是謂五服自高皇帝至於玄孫上治旁治是謂九族妻為夫族服妾為家長族服出嫁女為本宗服為外親服為妻親服為三父八母服是謂六

親笞杖徒流元笞刑五十至五十杖刑五六十至
百徒刑五一年至三年流刑三一千至三千里死
刑二絞斬是謂五刑笞杖訊杖枷杻鉄索鑊是謂七
具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
義內亂是謂十惡監守盜贓竊盜贓枉法贓不枉法
贓坐贓是謂六贓議親議故議功議賢議能議勤議
貴議賓是謂八議應工贖輸囚糧贖輸灰贖輸輓贖
輸水及炭贖是謂五則凡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而

祖父母父母老無養者得奏聞取上裁犯徒流者得贖存留養親教民孝也凡同居若大功以上及外祖父母外孫妻之父母女婿若孫之嫡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得相為容隱奴婢工人為家長隱者皆勿論誡其事致罪人匿者亦不坐教民睦也民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以下得贖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老疾犯殺人當死者奏聞取上裁盜及傷人者得贖餘皆勿論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

刑教民養老慈幼矜不成人也犯罪未發而自首者
免其罪輕罪發覺自首重罪者免其重罪與民悔也
犯罪時未老疾事發時老疾者以老疾論犯罪時幼
小事發時長大以幼小論從民可哀憐也六罪其發
論其重者若一罪已決餘罪後發者等勿論重者并
計前罪充後數示民輕省也其本應重罪而犯時不
知者以輕論其本應輕者從本法憫民疑也罪得減
等二死三流同歸一減開民生也故夫刑也者教也

刑也者養也君子奉焉以比準繩是孔孟之訓而曾
史之行也小人畏焉以比水火是唐虞之風而成康
之俗也君子以養德性小人以養肌膚小人以養其
身家君子以養其國俗王者以養其天下故刑之制
也仁之至義之盡也

石匱書曰余嘗閱大明律與大明會典而知國家用
刑之慎也凡獄司正聽之司寇又聽之以報廷尉廷
尉聽之然後奏聞命繫之日與食歲與衣疾病興鑿

葉霜既降乃命列卿大會於朝叅無卻者刑之殲厥
尤辜歲五六月詔大司寇讞列於廷二端出死適戌
辛五年又大讞出之適戌卒乃命曹即分讞郡國亦
出之適戌卒是以國家歲斷死省于前代二百年間
乳虎蒼鷹之吏不得久于其官比者大司寇孫丕揚
上言請陛下廣虞舜病諸之意師武王不忘之心
歲郡國獄都御史皆與御史叅聽於疑如京師故事
天子可其奏於是郡國之獄與畿輔等顧國初著令

終課吏法律不通至三適者左遷今郡國州縣之官
皆新進甲科初離佔俾鮮詳析鼎之意而監司諸道
多器人應對顏色間折獄侵良少所蔽戒囹圄多淹
坐此弊也至于畿輔亦略可言錦衣衛鎮撫司專主
詰問奉旨對簿之人無得緝訪輦轂下姦私無佐評
者名曰天子詔獄歲三上功兵部捕獲多者為左職
至有起身小校超階勲臣是以每口陰陽上意影響
人罪以邀爵秩日不勝榜錄延喘甘承且訪捕所及

家資若洗甚至并其同室之有席捲以去故京師被
訪之家稱為剗言若剗剗無餘然者威挾于近貴也
夫惟天子罷省斯獄付三尺於賢司寇則斃矣

石匱書卷第三十一

明 劔南張 岱著

兵革志總論

天生五材誰能去兵第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順逆而已故兵也者不得偃之共也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毋待其來兵期速出此所謂先後著也 高皇帝取陳張二寇先陳而後張取元都先山東河洛而後燕薊皆得先著及至中原既得虜數寇邊 高皇帝於秋

高之際必先遣大帥出邊窮追殘寇使其自救不暇
有遠遁沙漠而已焉敢冒犯邊疆猶為外患哉 文
皇帝踵而行之歲必親出勒銘燕然四夷誓服在宣
德之世猶然天子行邊寬河之戰 章皇帝親射殪
其前鋒三人兀良哈望見黃龍之旗皆望風羅拜于
是近塞幾無王庭後自土木失事之後守邊將士不
敢出疆止知守口然于謙石亨郭登輩猶能挫折其
鋒長驅出境歷成弘以至嘉隆代多名將戚繼光在

邊日久其所置亭徼烟墩炮臺譙廩之屬堅如鐵桶
虜不敢窺視內地萬曆初年尚有鐵領李氏奮勇當
前射馬擒王終成勲業 神宗皇帝靜攝既久武備
漸弛以至邊鄙跳梁稍有事恨經撫不和廣寧失
守此時猶有皮島朝鮮犬牙相制後道濟既誅長城
乃壞崇禎踐祚流寇四起蹂躪中原賊在門庭無心
辦虜以致東陲有蚕食之謀而流寇成雕勦之勢疥
癬貽患遂至殞身鵠蚌相持猝來收利金甌一缺不

能危全遂留千古遺恨然崇禎末襍朝事大壞閭外
一將非請賂不得也非賄中官權門不得也文臣與
之處非厚遺贈不得也非厚酬謝不得也未至邊陲
已成債帥及其受事遂欲取償於饑寒老弱之卒則
兵可望其強餉可望其足乎 先帝諭廷臣曰朕聞
之宋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怕死則天下太平
當今之世文臣愛錢不怕死武臣怕死又愛錢兩者
之病文武無之自致覆滅安望太平 先帝此言明

見萬里一朝臣子可謂判斷盡矣猶欲踰望此輩奔走禦侮坐致太平其可得哉

當高皇帝初定天下都於南京貔貅百萬盡萃京師其時尚有征胡之役命將出師則大將軍領之事定之後凱旋獻俘束手還第蓋此時天子自為將而大將軍若偏裨然已則訓練軍士以衛京師置京營隸元帥府已則改五軍營隸都督府五都督握兵籍而不與調發兵部得調發而不治兵防慮之意至精密

矣曰中軍曰左掖曰右掖曰左哨曰右哨是為五軍
成祖遷都北京如南京之制則於中都大寧山東河
南附近衛所摘發軍官輪班上操營提督內臣一人
武臣二人掌號頭官二人火營坐營官一人把總二
人中軍坐營官一人馬步隊把總各一人左右掖左
右哨官如之此則高皇帝五軍之舊也此外又有千
二營掌隨駕馬隊官軍是營也把總二人此外又有
團子手營掌操練上直又刀手及京衛步隊軍是

營也坐營官一人一司二司三司四司各把總二人
此外又有幼官舍人營掌操練京衛幼官及應襲舍
人是營也坐營官一人幼官營把總一人舍人營一
司二司三司四司各把總一人此外又有彈忠効義
營掌操練京衛報效舍人餘丁舍人營曰彈忠餘丁
營曰効義是營也坐營官一人把總各一人此則五
軍營之支分也已又得受降虜達子一千常立於龍
旗寶纛之下以為三千營七分五司掌執大駕龍旗

寶蘇勇字旗負御寶及兵仗局什物等件上直軍為
一司掌左右二十隊勇字旗大駕旗蘇金鼓等件上
直軍為一司掌傳令營令旗令牌御用監監甲尚冠
尚衣尚履什物等件上直軍為一司掌執大駕勇字
旗五軍紅盔貼直軍上直軍為一司掌殺虎手馬轎
及前哨馬營上直明甲軍隨侍營隨侍東宮官舍遼
東備禦回還軍為一司凡五司是營也提督內臣二
人武臣一人掌號頭官二人坐司官五人見操把總

三十四人上直把總十六人明甲把總四人此則三千營之支分也已征交趾得其神機火箭之法立神機營掌操演神銃神砲諸火器亦分為五軍中軍坐營內臣一人武臣一人其下分為四司各監鎗內臣一人把司官一人把牌官一人左掖軍如之右掖軍亦如之左哨軍如之右哨軍亦如之已又得都督譚廣馬五千匹當時謂之譚家馬復置五千下掌操演火器及隨駕護衛馬隊軍是營也坐營內臣一人武

臣一人其下分為四司各把司官一人此則神機營
之支分也居常則五軍肆營陣三千軍肆巡哨神機
軍肆鎗手如大駕親征則大營居中營外五軍分駐
步軍居內騎軍居外騎卒之外為神機神机營之外
有長圍周隣二十里樵採其中間此三大營之制也
當是之時天示以大兵臨之其上營無不練之將
無不練之兵又有御前試驗按月開報之條以賞罰
行其間所以兵休而不驕兵動而不困洪宣之世海

內昇平然宣宗猶時耀兵邊塞外士卒之進止步
伐猶顚然於心目之間至于正統恬安有年天子以
冲年御宇將媿士祿也先犯邊王振猶欲循先朝之
舊奉天子親征大駕一動京營兵不任受甲而車駕
陷虜庭矣兵部尚書于謙固守京師深惟強兵之策
乃于三大營中挾其驍銳分為十營各萬人隊長
統五十人隊官統百人把總統千人都指揮統五千
人訓練之方則有八陣八陣分為六十四陣雖師僅

十萬未能盡復祖宗之故委曲條理有足觀者矣天
順初年反景泰之政革罷團營八年而復成化初又
復革二年又復則從兵部尚書馬昂議抽選京兵
八萬外衛八萬外衛之兵分為二班四萬為瓜代
合京兵為十六萬立十二團營操練之曰奮武曰耀
武曰練武曰顯武曰敢勇曰果勇曰効勇曰鼓勇曰
立威曰伸威曰揚威曰振威營各分五軍三千神機
三營五軍營領內外馬步官軍三千營領內外馬隊

官軍神機營領內外步隊官軍而三大營之數不與
焉是十二營軍名曰選鋒不任選鋒者仍歸三大營
曰老家而團營之法稍變矣迨其久也私門役使之
主帥掊尅之上下相蒙兵益脆懦選鋒之勝亡異老
家至於弘治正德以後又有兩官廳之制其法就十
二團營挑選精銳別立總兵叅將統領之此時十二
團營可為老家而兩官廳可為團營也嘉靖二十九
年虜大入京城下上命兵部尚書丁汝璈理兵出戰

覈其人不及五六萬驅出城門皆洵涕不敢前

國語曰無

洵涕註無聲涕出曰洵涕

即諸將領亦勃然色變虜退汝變伏誅

於是大學士嚴嵩李本請振刷圖善後令兵部選武臣以充總督坐營之任吏部選才望大臣專理之令其簡練人馬上是之下兵部兵部侍郎王邦瑞言國初營兵不減七八十萬元戎宿將常不乏人嗣是三

大營變而為十二團營又變為兩官廳雖浸不如初

然原額軍尚足三十八萬有奇迄今承平既久武備

廢弛見在提籍僅十四萬有奇而在營操練又不過
五六萬人而已戶部支糧則有兵部調遣則無比者
虜入事棘戰守俱虛見在軍士率老弱疾憊市井遊
販之徒衣甲器械臨時取給其為耗弊可謂至極臣
謂軍伍不足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訓練不精其
弊不在軍士而在將領今之提督武臣即十二團營
之總帥坐營等官即諸營之主帥而號令把總之類
又古之偏裨官其間多屬統袴平時則占役營軍中

以空名之餉臨操則四某市人呼舞博笑而已先是
尚書王瓊毛伯溫劉天和皆嘗有意整飭將領惡其
害已從中阻撓陰壞正議而軍士又驕情厭律輒亡
匿渙散倡為流言清理未半事復中止今皇上親見
其害矣臣願遣風力科道官議數十二團營人馬之
數參考戶部糧籍汰老弱留精壯逃亡者設法勾補
占役者悉徵著伍然後人給衣甲器械簡謀勇將官
加意練習而以科道官監視之上是之乃革去十二

營兩官廳第用京營把總兵官一員提督三營以復
國初之舊時咸寧侯仇鸞方以逐虜幸上即使為之
於是兵部會議條為六事其一請革內臣謂自古宦
者不得典兵今三大營內有內臣提督監鎗等項不
下二三十人既不知兵又專役占所宜裁革其一請
處班軍謂河南山東大寧中都等處原額班軍十六
萬有奇每年春秋更番上班操備往來為各營借工
私占之資自今請令于五月中旬赴京各都司統率

入營一體操練至十一月中旬掣回休息不必兩班
赴官如此則每歲京營秋防之時可得十五六萬人
比之召募尤為省費上悉從之於是罷團營兩官廳
以復舊制更三千營曰神樞營其三營司哨拔等名
及諸內臣竝裁革而統以大將一員曰總督京營戎
政廳給印曰戎政之印佐以文臣一員曰協理京營
戎政其下設副叅等官二十六員凡團營兩官廳之
兵悉歸五軍營而寶壽縣令旗等項則仍隸神樞營遇

用撥取無恒名已又命募兵畿輔江北等處得四萬人分隸神機神樞二營其副將各止設一員而增能戰將六員分領操練大將所統三營之兵平日名練勇將用時各定職名五軍營大將一人統軍一萬總主三營六副將十二叅將十二遊擊將軍十二佐擊將軍及坐營等官五軍營副將二人各統軍七千左右前後叅將四人各六十遊擊將軍四人各三千外備兵六萬六千六百六十人神樞營副將二人各統

軍六千佐擊將軍六人各兵三千外備兵四萬人神
機營將兵亦如之已又定三大營將領官軍三大營
將領副參遊佐坐營號頭中軍千把總等官共五百
八十六員五軍營官一百九十六員戰兵一營左副
將一員戰兵二營練勇參將一員車兵三營參將一
員車兵四營遊擊將軍一員城守五營佐擊將軍一
員戰兵六營右副將一員戰兵七營練勇參將一員
車兵八營參將一員車兵九營遊擊將軍一員城守

十營佐擊將軍一員脩兵坐營官一員掌收補新兵
以備十營之缺大號頭官一員監鎗號頭官一員中
軍官十一員隨征千總官四員隨營千總官二十員
選鋒把總官八員把總一百三十八員山東領班都
司二員神樞營官二百八員所掌戰兵車兵城守兵
及其餘官如五軍營之制其千總官則二十員選鋒
把總官則六員把總則一百五十七員河南領班都
司則一員神機營官一百八十二員所掌戰兵車兵

城守兵及其餘官如神樞營之制把總則一百二十
八員中都領班署副留守則四員在京各衛軍又俱
分隸于三大營蓋分之為三十小營合之為三大營
云隆慶三年大學士趙貞吉上言高帝之萬世之計
令內外衛兵分隸五府其法制甚周謀慮甚深遠永
樂末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之後結營團操乃以三
千神機二營附之因號為三大營其實皆五府兵也
夫五府之兵因調發聚五為營既歸即當散歸各府

矣所以久聚團操者以當時常有戒嚴征伐之事故
爾不暇然猶以五軍名營實未變五府舊制也沿至
正統末年變為十團營矣正德中添置東西官廳矣
然舊營之中尚存老家軍之籍則五營之號未泯而
五府之意猶存也夫我太祖分府以誤將則權任不
偏得將之法我成祖分營以統兵則分數易明得
將兵之法得將之法則無前代重臣握強兵之釁
得將兵之法則合兵法御衆如御寡之方祖制盡善

所當世守者也。至嘉靖庚戌，嚴嵩欲為賊將仇鸞之地，遂請先帝特設戎政廳，括內外兵籍，鑄總督戎政印而授之。於五府之外，別立一廳，則盡變太祖分府之意矣。以十萬餘衆統于一人，則盡變成祖分營之舊矣。時無骨鯁伐奸之臣，故鸞得肆覲覲之計，使當日遲于伏誅，時事未可測也。國家與虜為隣，往歲虜警戒嚴，官軍俱列營城內，怯弱如此，蓋皆由輕變祖宗之法。臣晝夜慮之，竊為寒心。私謂分府設將之制

未易卒復而分營統之法猶可遵行蓋將才難得以
一人統十萬之衆非韓白不能以十萬衆分委數人
稱職易耳請將見在官軍九萬分為左右中前後五
營各擇一將分統令其教習訓練而以文臣巡覈之
每歲春秋遣官較閱其將之能否士之勇怯技藝之
生熟紀律之嚴縱以奏聞而朝廷賞罰焉收戎政印
於內府有事則領勅掛印命將於閫外事畢則繳勅
納印歸將于營中將太阿之柄獨持輦轂之衛常健

戰守調戍惟所用之書奏上下兵部集議尚書霍冀
議上營制如舊遣文臣巡覆較閱收戍印則如貞吉
言然文武二臣世爵流官互相爭長卒不能行也

凡督理戎政等官景泰初以兵部尚書或都御史領
之弘治初以都御史提督領行事後以兵部尚書
兼提督嘉靖六年特設都御史一員專一提督軍務
領勅行事二十九年以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贊理
京營軍務領勅行事又令總督官名總督京營戎政

不得名總兵改贊理為協理戎政

凡操練洪武六年定教練軍士律騎卒必善馳射及鎗刀步兵必善弓弩及鎗凡射十二箭內六箭遠可到近可中者為試中遠可到將士以一百六十步軍士以一百二十步近可中以五十步凡射弩每用十二箭內五箭遠可到蹶張以八十步划車以六十步凡用鎗以進退習熟為試中成化元年令大營提督官每月二次赴團營會操每年二月十五日止八月

十五日上操十一月十五日止

凡輪操宣德元年調河南山東大寧都司中都留守
司直隸淮陽等衛及宣府軍士至京操脩令每歲輪
班往來原額春秋兩班官軍一十六萬員名中都四
萬一千九百六十員名河南一萬四千六百四十九
員名大寧七萬七百九十員名正統十四年令外衛
輪班京操者前班三月還八月到後班八月還次年
三月到河南山東北直隸強壯官軍皆隸于前班

凡行軍號令永樂十二年令凡交鋒之際突入賊陣
透出其背殺敗賊衆者敢勇入陣斬將擐旗者本隊
已敗賊衆引隊勝負未決而能救援克敵者受命能
其事出奇破賊成功者皆名奇功齊力進前首先敗
賊者前隊交鋒未決後隊向前殺敗賊衆者皆名頭
功行營及下營之時擒獲奸細者陞賞准頭功哨馬
生擒虜賊一人者賞銀三十兩斬首一級者二十兩
凡與賊對陣齊力殺賊不許聚為一處掣拽空缺如

力不能支不能決勝無勇無謀及不盡力殺賊者全
伍皆斬凡隊伍已定不許馬軍入步隊步軍入馬隊
違者重罪如臨陣混戰如其本隊插入別隊者不論
凡殺敗虜賊須盡力進勦不許搶掠人畜財物凡行
營之時遇有鞍馬衣服器械不同者衣甲器械相同
而喝問答號不同者便即擒之凡夜行相遇即喝問
有答號不得者擒送辨驗果是奸細照例陞賞故不
答號及見而不擒者事覺俱治以重罪凡軍中遇夜

以各樣大小銅角苗聲為號不許聲音相同各聽號聲識認隊伍不許叫營違者論罪但夜間有誼諱者即問所起處及左右應聲之人與該管頭目皆以重罪治

石匱書曰昔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統論兵食乃以食加兵上明知兵之所重在食故諺曰三軍未動糧草先行蓋甚言兵之需食不可一時缺也崇禎末年措餉之難真如程上啖血不盈升斗此

時天下不缺一隅已自萬難措手然余攷宋末偏安
之後州縣錢糧所出無幾然張韓劉岳之行兵未嘗
言及措餉而士馬飽騰蘆霍無敵韓蘄王解兵之後
尚積錢鉅萬米九萬石酒庫十五以歸朝廷其富如
此軍伍之中則從何辦余甚疑之及讀岳鄂王傳而
知其平楊么於洞庭破王善於南薰破曹成於挂鎖
搗賊一寨可餉軍數年則餉不措而自足兵不練而
自精以此禦虜何虜不克乃吾明季竭山海之藏以

供禦流寇之兵而不足兵一戰敗則并其所携之糧
餉輜重而盡棄之以資盜糧則是宋之大將取賊之
餉以餉兵明之大將取兵之餉以餉賊其間相去不
更天壤哉

又曰先輩曰我明流寇之橫起於裁驛遞我明邊陲
之壞起於革墩軍夫驛遞之釀成流寇向故已言之
甚悉墩軍之壞邊陲則未之前聞也乃識者告余曰
墩軍之邇邇邊牆探聽風鶴偵候烽火以慎邊防其

關係尚小惟墩軍之住家於各墩也與口虜最近墩
軍畜收其雞豚釀酒烙餅以與口虜貿易口虜多來
飲食之墩軍有婦女間亦與口虜私通故凡口虜之
來飲食淫媾者記其所負至一二十金必尋一無賴
韃虜計誘掩取得其首級以與墩軍向所司請賞一
級五十金償其所負漢則與口虜平分謂之小交易
或有記其所負至百餘金者則探聽口外諸夷稍有
舉動來寇邊啓釁者口虜暗傳墩軍令其先期密報

歲兵亭徵以逸待勞諸夷奄至天兵適逢失智張皇
疑若神鬼以是咋指相戒不敢犯邊凡墩軍賞犒口
虜載半而去謂之大交易以是墩軍於邊牆交界另
設郵筒日置邊報巡徼軍士飛騎探取外夷聲息纖
悉畢聞自崇禎年間裁半墩軍無問夷情邊警如聞
人至越聲音嗜慾漠不相通即使虜騎犯邊深入內
地必使偵騎前途方知有警迅雷已至掩耳猶遲遑
問要遞遑問堵截哉鄙夫謀國止以節省二字逢君

之喜塋穴一潰山海旋崩決裂之勢可復補哉余特
記之兵革志未使後世知吾高皇帝之老謀深慮
其遑籌遠畧缺一不可後世子孫毋輕議節省乃壞
汝萬里長城也嗟乎噫嘻今日方悔之奚及哉